

民初政壇秘辛

●邵鏡人遺著·王成聖校訂

段祺瑞再造共和？

外交總長備受恫嚇

政治暗潮，在君主時代，已屬無法避免；到了民國，更是明目張膽的爭鬪。不過，鬥爭的人，能稍存一點國家觀念，也許，愈鬥愈有進步，否則，必貽國家無窮的災害。自民國以來，鬥爭最激烈，要算民國六年一幕，惹禍也是最大，幾乎把中華民國老命送掉了。筆者偶然搜點材料，以饗讀者，相信對於史料上是有些幫助的。自民國五年，袁世凱帝制失敗死掉後，由副總統黎元洪暫行繼位，段祺瑞為國務總理，軍政大權，集於段氏一身，黎氏不過傀儡而已。這時舊約法，新約法，聚訟不已，亦即黎氏繼位與暫代問題，但段氏為顧全大局計，主張照舊約法解決總統問題。可是，總統問題，雖然解決，而舊約法遲遲不恢復，舊國會亦無明文召集；所以，政治爭執，雖暫平息，而法律問題，依然是個懸案呢！

總統府秘書長丁世鐸，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，各事所主，各有一套法寶，鈞心鬥角，各不相

下；由猜疑而入暗鬥，府院的政潮，便伏於此時了。段祺瑞組織新內閣，以各總長名單呈黎元洪，外交總長一席，十分重要，因例有代理總理的資格。段氏所擬為陸徵祥，黎元洪不同意，又改為曹汝霖，黎亦反對，段氏憤然曰：「總統意屬何人？」黎提唐紹儀，段默然無語，退而謀諸徐樹錚，徐氏力言不可，所以表面上雖然發表，而暗中派人恫嚇唐氏不得北上就職，結果以伍廷芳繼任了事。

府院鬪爭搬上抬面

民五第一任內閣，號稱人才濟濟，係以段系、民黨、政學系，三大派系聯合組成。閣員分配，內務孫洪伊，司法張耀曾，農商谷鍾秀（屬於民黨政學系），外交伍廷芳，海軍程璧光（屬於民黨），段系則交通許世英，教育范源濂，閣揆與閣員尚能合作，獨與內長孫洪伊，兩剛相遇，凡事動起爭執。

段氏兼長陸軍，徐樹錚任次長，部務則一手承辦，他是不可一世的霸才，心目中除段祺瑞以外，一概白眼相看，而與孫洪伊尤不相容。因而

府方日作倒閣之謀，結果，府方提出黜退徐樹錚，段祺瑞亦要罷免孫洪伊，針鋒相對，府院鬥爭，因此明朗化，白熱化了。

黎元洪原是一個低頭菩薩，忽而變成怒目金剛，一心一意要想罷免段祺瑞，左右均言不妥，莫若設法迫段退徐，徐去，段亦無能為力。於是，黎對段曰：「樹錚才大，久屈次長可惜，我擬派他為綏遠督統，藉以展其懷抱。」段曰：「徐尚年少，應隨本人歷練。孫洪伊與我政見不合，應當調他長魯。」但是，段既不肯去徐，黎亦不願免孫，短兵相接，遂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。

當時北方所謂元老派者，如徐世昌、王士珍等認為如此爭執，終非國家之幸；乃相約作魯仲連，使孫洪伊、丁世鐸、徐樹錚同時去職。在表面上爭執暫告平息，然而，徐樹錚仍在段側，丁、孫亦朝夕出入公府。此時，適值對德絕交及宣戰兩個大問題，前案已得國會通過，後案為府方反對，聯絡國會，予以否決。這樣一來，不是解散國會，便是改組內閣，而舊約法又無解散國會的規定，此為府方倒閣的陰謀，亦即造成政變唯一的導火線。

黎方倒閣大計既定，進一步，聯絡李經羲、王士珍另行拉攏雄踞徐州的張勳，引為外援。遂飭擬三道命令，一為「國務總理段祺瑞，呈請辭職照准。」一為「特任李經羲署理國務總理。」一為「特派王士珍為京畿衛戍總司令。」當遣使示段，段祺瑞始知黎已斷然出此，遂副署後二令，並謂來使曰：「段祺瑞係免職，不得謂為辭職。」因就原稿改辭為免又說：「本人未便副署此令，因本人免本人職，將貽笑萬邦。請另覓其他閣員副署。」即夜馳赴天津。

命令雖已蓋印，但不便公佈，因為總統命令，必須有閣員一人以上之副署，始生效力。黎元洪因此窘迫無法，此時正值許世英為段辦理移交，黎乃挽許世英赴津傳達悔意，並勸段氏回任。段曰：「總統無我，安有今日；今聽兇壬之言，二三其德，吾非小兒，豈能任其侮弄耶？」時徐樹錚亦在座，謂：「事已至此，無可再合，即黎悔，段公又何術以應付兩院。俊人（許世英）不必為黎作說客。」許遂匆匆回京覆命。

將驕兵老敗亡可待

黎元洪處此無可奈何之際，只有懇商伍廷芳副署免段之令。伍氏不得已勉強從之，三令同時發表。越三日，安徽、浙江、河南、福建、山西、陝西各省督軍宣布獨立，黎元洪知大局無法挽回，乃從左右原議，召張勳入京，因此演成復辟之怪劇了。

張勳，字紹軒，江西老表，行伍出身，也許讀過幾本綱鑑，對於關羽、岳飛，忠臣故事，知

道一點，不屬於直皖軍系，一貫是反對革命的。自民國成立，各軍均剪去辮子，獨有張軍不肯剪，故有辮子軍的綽號。駐防徐州，擁兵跋扈，各方對之，不過拉攏而已。

張勳知道各省督軍均一致反對黎元洪總統，自然是厭共和，一旦擁護故主溥儀登臺，咱老張便是光復清室第一個功臣了。於是，在徐州召集各省督軍代表會議，突出勸進表，威脅各省代表，親書其督軍姓名於表末。當時張之謀士萬繩材力諫此事萬不可行，因段祺瑞黨羽佈滿各省，段必反對此舉。張曰：「各省均無實力，惟西南陸榮廷有力量，但，他是我的故人，餘子碌碌，不足為慮。段已下野為平民，亦不够阻我大事。」萬繩材再苦勸，張厲聲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我為政，汝何必多作無病呻吟？」

當張勳出發前三日，徐樹錚適自蚌埠過徐州，擬見張，觀其虛實，有勸之曰：「張對公奚落，見之有害。」徐曰：「彼既輕我，見之何害？我正好就中觀形勢。」張見徐，頗自倨驕，謂曰：「又錚好輔芝泉，成不朽事業。」徐樹錚正色曰：「段公當代人傑，豈久困池中耶？我將敬聆紹帥（張勳）名言，以輔之立大功。」張大悅，盡歡送客。徐氏踴躍返津，為段言曰：「張勳將驕兵老，敗亡可待。」後果如其言了。

復辟鬧劇一戰收場

張勳入京後，與康有為等一般遺老，扮演復辟怪劇，黎總統避入外國使館。梁啟超亦由京微服至津，謂段祺瑞曰：「張勳復辟，民國已亡，

公任重責大，當迅速作討賊的部署。」段祺瑞深聽其言，以問徐樹錚，徐曰：「任公先生之言，與我主張正同。」因議定討賊大計，段氏親赴馬廠誓師，通電天下，一致聲討，與辮子軍戰於南苑，辮軍無援大敗，張勳、康有為遁入荷蘭使館。段祺瑞建立再造共和之大功，而梁啟超、徐樹錚襄助之功亦不可沒。

嚴復與洪憲籌安會

片言獲袁世凱青睞

嚴復，字幾道，原名宗光，福建侯官人，能以古文詞譯西籍之深學理，旁考博證，無微不至，而究心經史諸子百家語，文章又為天下所重，寧僅西學高居上游也已。

幾道早慧，師事同里黃宗彝，治經學有家法。清同治間，巡撫沈葆楨，奉旨創辦船政，招考英髦，以儲海軍人才，得幾道文，大奇之，時年僅十四耳。既卒業，從軍艦周遊南洋黃海各地，勘量海口。泊夫光緒二年，奉派赴英國學習海軍，時日本亦選派伊藤博文前往就學。幾道在校，每試輒冠同學，伊藤博文等瞠乎其後矣。

學成歸國，葆楨已死，無用之者。北洋大臣李鴻章聞其才，聘為北洋水師學堂教授，一枝廻翔，難展壯志，益抑鬱不樂！且日見朝野玩愒，民心渙散，而疏球又為強鄰所翦，乃大戚，輒流涕以語人曰：「不出三十年，藩屬且盡，纒吾等如犍牛耳。」聞者不省，目為狂生，鴻章亦以其

危言聳聽，遂不之親。

甲午戰敗，德宗大憤，銳意變法維新，幾道以戊戌召對，稱旨，進上皇帝萬言書，詳論興國大計，通達治體，而出之以至誠。詎語為王公大臣所嫉，格不得達，而政局突變，德宗被禁，西太后垂簾聽政。未幾，拳匪亂作，乃倉皇避地上海，與章太炎、容闕、唐才常等創設救國會，旋遭清廷下令通緝，遂匿居租界，彈心著述。

幾道譯作，標三要義，一曰信，二曰達，三曰雅。信者，不失原旨之謂；達者，以我國文字以達作者之奧旨；雅者，即以我國古雅詞藻以譯之。故幾道之作，誠合於信達雅三要義，確非自誇。

西后、德宗先後逝世後，溥儀繼立，復行新政，期粉飾時局，收拾人心，以幾道博學，欲起而大用之。時袁世凱秉政，尤致款款之誠，幾道謝却之曰：「袁氏只能做官，不能做事，如何能用我！」及世凱罷歸故籍，幾道則又曰：「袁氏朝廷柱石，奈何自毀棟樑！」世凱聞而悅之。及復起秉政，遂聘為京師大學堂監督。民國成立，世凱為大總統，又聘為公府顧問及參政，約法會議議員等職。此時幾道雖未得盡展所學，然已無復光宣間寂寞之感了。

楊度邀作籌安會員

民國四年，楊度等迎合袁世凱意旨，發起組織籌安會，以幾道夙負盛名，又素不愜意於共和，因欲延其參加，以壯聲勢，乃往說之曰：「竊以為宜乘全國統一之機會，取法英日最良制度，

改行君主立憲，故擬發起一種團體，研究國體問題，請公參加。」幾道答曰：「國事非同兒戲，豈容一變再變，且稱帝稱王，聽其自然可耳，何必研究！」楊度一再申述請其贊同，幾道又答曰：「足下必欲成之，余願入會為會員，特以研究為號召，則不能主張以必同也。」

明日，東邀晚餐，楊度以外，則孫毓筠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英等，姓名赫然在束，幾道辭以疾。楊度再訪，拒不與見；快快歸，而作書致幾道曰：「……籌安會事，實告公，乃承極峯旨，非得公為發起人不可，固辭恐不便。」翌日，籌安會啟事出，幾道列發起人第三名。旋得聞者報曰：「主人門前有壯士二人，荷槍立，問之，則稱奉命前來保護嚴先生也。」幾道乃大窘；不知所措，從此杜門稱病，始終未嘗履籌安會門一步。略述論心，幾道固未與於是役，顯然可見也。

不願撰文駁梁啟超

新會梁任公啓超時方燕居津門，聞籌安會與，大憤，即發表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，其論一出，風動天下。世凱聞此，力謀所以塞之者，乃一面遣使赴津，餽十萬金，勸其勿再發議論，任公嚴拒不受。一面派內史夏壽田訪幾道，並署券四萬元，請其撰文以折任公。幾道語壽田曰：「吾苟能為，固分所應爾，若以貨取，其何以昭示天下，非主座見命之意也。」拒不受，壽田唯唯而退。

自此，連接要脅函，不下二十通，至以刺殺

見洞，幾道籌慮數日，詣壽田而語曰：「任公之論，吾誠能有以駁之，非不肯為。為之有裨於事，吾寧不為。至於外間以死生相恐嚇，殊非吾所介意，吾年已逾六十，甘求解脫而不可得，果有能死我者，吾且百拜以謝矣。」壽田具以陳袁世凱，世凱知其志不可奪，乃止。

通緝令中未曾列名

籌安會發起者，計共六人，即世所謂籌安六君子者也。五人者，皆有勸進之文，而楊度「君憲救國論」，劉師培「君政復古論」，尤傳誦於一時。獨幾道未嘗撰隻字。迨蔡松坡、唐繼堯，昆明起義，護國軍興，袁世凱驚駭暴斃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通令緝拿籌安會首，幾道未列名其中，惟在明令未頒發之前夕，或傳亦有幾道。林琴南曾造訪，涕泣勸其潛逃，幾道慨然曰：「吾俯仰無愧，雖被刑，無累吾神明，庸何傷哉？」遂正襟危坐，夷然處之，然而，清室從此頓滅矣。

中年以後，常自嘆恨，我生不辰，無補於國，徒以文章、學術騰譽中外，非其志也。平生著述甚富且精，而譯作如天演論，羣學肄言，社會通詮，原富，名學淺說，羣己權界論等尤為學人所重視。所為雜文，大多論政、論學之作，小品文字，輒不自副稿，僅遺詩三百餘首，樹骨澆花，取徑介甫，偶一命筆，思深味永。綜其一生為文，主於至誠，辭尚潔雅，事無鉅細，從無稍苟，即隨意便條，字亦娟逸有致。而其戰術、砲臺、建築諸專學，反為文章所掩。以民國十年某月某日病歿。（邵健行編纂）